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种族主义

傑米琴柯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种族主义

傑米琴柯著

湯俠聲譯

G07285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А. И. Демиденко
РАСИЗМ НА СЛУЖБЕ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4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译出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种族主义

(苏) 傑米琴柯著
湯俠聲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东總布胡同十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北京日报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号: 1200·787×1092 $\frac{1}{32}$ ·3 $\frac{5}{8}$ 印張·76,000字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6,000 定價: (6)0.32元

目 次

- 一 种族主义是反動的帝國主义思想体系..... 1
- 二 仇視人類的帝國主义的殖民地压迫、种族
歧視和民族歧視政策.....58
- 三 种族主义理論是新的世界战争的挑撥者的
思想武器.....91

一 种族主义是反動的 帝國主义思想体系

美帝國主义是現在最醜惡的社会压迫的化身。它在經濟上压榨其他資本主义國家，扶持和培植最反動的政治制度，煽動种族仇恨和民族仇恨，宣揚仇視人類的法西斯种族主义思想。

帝國主义者在实行征服和掠夺各國人民的政策時，力圖为自己的反動行徑尋找思想上的論据。他們散佈种族主义思想，以便在各國人民心目中証明，对殖民地各國人民進行瘋狂的剝削和奴役乃是正当的。

早在階級社会的初期，即奴隸制度時代，就曾出現了一種反科学的、仇視人類的謊言，說什麼人類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分、一些种族統治所有其他种族是“天賦人权”等，藉以解釋和辯護社会上的不平等現象，这种謊言在掠夺殖民地的時代，獲得了廣泛的流傳。奴隸主的思想家們曾說：存在有各种不同種類的人們，正像存在有各种不同品种的樹木一样。他們想靠这种荒謬的比擬，把社会上的階級區分設想成为“永恒的”、“自然的”、“不可消除的”东西。

現代的帝國主义者們，尾隨在古代世界的奴隸主之後，散播种族不平等的思想。然而事实完全証明：古代奴隸主、現代帝國主义者、以及他們的思想家們，認為世界上这些或

那些民族是低能兒的一切說法，純係卑鄙醜惡的譏諷。歷史和當代的現實說明：沒有什麼優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之分，一切民族和種族都同樣地能夠創造文化。

例如，日本和美國帝國主義者曾叫嚷過一種令人發笑的論調，說中國人民是劣等民族。可是，偉大的中華民族却有最古老的文化，而這種文化對日本和其他國家的文化發展曾發生過巨大的影響。中國人民在反對封建、反對日、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鬥爭中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成熟性，鍛鍊出卓越的革命傳統，並且，在把日、美侵略者從自己的土地上趕走之後，建立起了自己的先進的社會制度和人民民主國家制度，這種制度較之日、美現行的那種反動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是無比的優越。

德帝國主義者曾自矜為“主人種族”，並宣稱其他各國人民，特別是蘇聯人民為劣等的、低能的民族，企圖來奴役或消滅他們。可是，希特勒分子這種愚蠢的種族主義思想被粉碎了，他們企圖建立世界霸權的臆想也以可恥的失敗而告終了。以俄羅斯民族為首的蘇聯各族人民走在社會進步的先鋒行列之中。他們創造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把自己的國家變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化—集體農莊的強國，它粉碎了德國法西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兵力，並正在順利地满怀信心地建設共產主義，為其他各國人民開闢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帝國主義者想把自己說成是文化、文明的體現者，其實，他們的一切企圖都是以毀滅文化、文明為宗旨的。說明這一點的最好的例子，便是美國在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政權，特別是1950—1953年美國對朝鮮的武裝干涉。

在對愛好自由的朝鮮人民發動戰爭之後，美帝國主義

者及其附庸國——英國以及其他等國——企圖以砲火和刺刀、凝固汽油彈和散佈鼠疫、霍亂等手段來阻礙朝鮮和中國的社會進步與文化進步。美國侵略者在朝鮮肆無忌憚地破壞名勝古蹟、學校、醫院、高等學校、俱樂部以及其他文化機構。

在十九世紀的後二十五年中，法國政治活動家汝里·菲利曾提出一種神話，說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各國人民中間的活動是“傳播文明”的活動。汝里·菲利曾任法國內閣總理，一貫奉行法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在他任職期間，法國曾對印度支那進行了掠奪。這位為法國資產階級擴張主義掠奪政策大事鼓吹的政客的全部活動，可以作為利用種族主義思想為帝國主義行徑作辯護的顯明例證。

菲利說道：“優等民族對劣等民族有一定的權利。其所以有權利，是因為他們有義務。他們的義務就是使劣等民族文明化。”^①

說什麼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的行動是傳播文明的行動這種妄談和叫囂，其目的是要掩飾和辯護對殖民地人民所施行的暴力政策、掠奪政策以及對他們大肆污蔑的政策。

英美帝國主義者正在宣揚一種謬論：說什麼盎格魯撒克遜人是“優等”種族，其使命是來統治其他各族人民。叫囂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優越於其他民族的目的在於用沙文主義的毒藥來毒害勞動民眾的意識，燃起殖民地士兵們對殖民地人民的仇視，務使他們成為支持帝國主義統治的武裝力量。

曾於十九世紀末在非洲施行過英國掠奪政策的英帝國

① 參閱戈沙爾，“殖民地的人民”，俄文1949年版，第52頁。

主義者謝西里·洛茲說道：“我認為：我們是天下第一等的種族，我們在世界上分佈得愈廣，對人類就愈其有益。如果上帝存在的話，我想，當它看到我在竭盡其能地把非洲地圖染成大英帝國的色彩時，一定是只會高興的。”

這些反動思想不僅是因對非洲人民極端殘忍暴戾而聞名的謝西里·洛茲一流國務活動者的財產。資產階級的學者、記者、作家以及其他的帝國主義奴僕們也是抓住這些思想緊緊不放的。例如：獻出自己的作品來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英國詩人勞圖亞特·吉普林就是英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鼓吹者。吉普林在對掠奪殖民地這種骯髒而血腥的勾當大加渲染的同時，曾提出“白種人的負擔”這個口號：似乎是命運本身把這個“負擔”委託給歐洲人，要他們來關懷“有色民族”的教育和福利的。但是，帝國主義者，在“白種人的負擔”這個口號的掩飾下，在殖民地和各附屬國所幹的血腥勾當和令人髮指的罪行，真是罄竹難書啊！

說許多國家的人民低能，認為他們無能發展文化、離開“文明的”歐洲剝削者不行等論調，在帝國主義時代獲得了特別廣泛的流行，因為這種論調符合各資本主義國家中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過去，種族論似乎是法國貴族一種族主義者戈賓諾或英國哲學涉獵者反動分子霍斯頓、史蒂華、張伯倫之流的各色各樣隱人居士幻想家們在書房鑽弄出來的成果。近數十年來，種族論則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獲得了極其廣泛的流傳，而在美國和英國則已成為國家的思想體系了。帝國主義勢力就是在種族主義的幌子下跟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力量作鬥爭的。

種族主義思想，在成為帝國主義各國的國家思想體系

之後，不僅在報刊、教堂、电台等場所，而且也在學校中被宣揚起來。

種族主義是偽科學的、反動的、唯心主義的社會學說，其目的在於蒙蔽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識，在於以歪曲的形式解釋社會現象。認為社會過程具有生物學制約性的思想，以及用生物學規律說明社會現象的企圖，這就是種族主義思想體系的基礎。

反動統治階級的思想家們妄想把種族主義思想體系描畫成為科學的理論的一切企圖一向是以失敗而告終的。種族主義的理論不是科學。它只是歪曲科學材料，企圖證明階級不平等是永恆的現象，為階級壓迫、民族壓迫、殖民地奴役、帝國主義戰爭等作辯護。

種族論的本質基本上可以歸結如下：

種族主義者企圖把社會歷史看作是種族“競爭”的歷史。種族主義者認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不在於生產方式，不在於階級鬥爭，而在於種族“競爭”。荒謬地把自然界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混為一談，竭力把社會過程歸結為生物學上的規律，就是這些論斷的理論基礎。

種族主義者斷言：成為帝國主義殖民對象的各個國家的人民是低等的原始的種族，他們無能獨立地發展本種族的經濟和文化，這些種族，就其生物—心理學的本性來說，應當永遠服從“優等的”民族和種族。

種族主義者竭力想證明：階級分化，即社會上的階級區分，是由種族的差別所決定的，剝削階級在社會上佔據統治地位是“合法的”。

關於種族“競爭”是歷史進程動力的思想，與科學毫無

共同之处。这乃是剝削階級的思想家們的反動的捏造。

為全部實踐、全部人類歷史所証實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教導說：社會發展的動力不在於人們的種族特徵，而在於社會本身，在於社會制度的性質。社會發展的動力，不是生物學上的現象，不是種族的現象，而是歷史的，社會的現象。每一社會的發展動力都是在这种或那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形成起來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制度。恩格斯指出：歷史唯物主義“是在社會的經濟發展中，在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的變化中，在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中，更在這些階級之間的鬥爭中，去尋求一切重要的歷史事變的基本的原因和決定的動力。”①

馬克思列寧主義証明：劃分為對抗階級的社會發展動力是階級鬥爭。社會主義以前的全部社會歷史，除原始公社制度外，乃是一部階級鬥爭史。社會階級，不是像種族不平等論的擁護者所斷言的那樣，是什麼生物學現象，它乃是社會歷史的現象。階級的存在只是與社會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着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地提出了科學的階級起源論。社會階級是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勞動分工，而且也是由於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的產生而產生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享樂和勞動，生產和消費落在不同的個人的肩上這一情況，由於勞動的分工，不僅成為可能的，而且成為現實的了。”②

①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7 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體系”，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俄文版，第 22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那些否認階級之社會歷史性質、把社會階級看作是生物學範疇的人們。

把社會現象，特別是把階級和民族跟生物學上的現象混為一談的企圖，沒有絲毫根據，且與科學相矛盾。種族主義者認為某些民族低能、或者認為勞動階級不會領受文化的那些謊說，毫無條件地遭到科學的駁斥，並且必須無情地揭穿這些謊說乃是為剝削者服務的偽科學的謠言。人的精神財富不是由種族的或生物學的因素決定的，而是由人的社會生活條件決定的。

蘇維埃的現實以實際事例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理論原理。在蘇維埃社會制度的條件下，新的人們成長起來了，他們屬於不同的民族和種族，就其精神面貌和道德面貌說，他們不可比擬地高於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下的人們。蘇維埃各個民族各個種族的人們的精神面貌和崇高的道德品質是隨着蘇維埃社會在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各個領域中所獲得的最偉大的成就而形成起來、成長起來的。

* * *

種族主義是典型的帝國主義國家思想體系。美、英、德、法、日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剝削階級過去和現在都利用着這種反動的思想體系來達到其自私自利的掠奪目的。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帝國主義者就曾企圖利用反科學的種族主義思想來為其掠奪計劃辯護。1915年，德國種族主義思想家之一維爾勒·松巴特寫道：“我們，德國人，今天應該以昂首闊步的姿態和堅強果敢的氣概走遍全球，因為我們乃是神民。德國人應該感覺到自己遠遠高踰於在他周圍的所有其他一切民族之上，應該從至高無上

的高處來看待他們。”

法帝國主義的思想家們也是企圖從“至高無上”的高處來看待其他各國人民的。法國種族主義者安德烈·塞爾維葉在他一本反科學的“伊斯蘭教徒心理研究”(1924年出版)一書中寫道：一般伊斯蘭教徒，特別是阿拉伯人乃是低等的人，是“劣等種族”，似乎他們一般無能作出任何有益於人類的事情。塞爾維葉武斷地宣稱：阿拉伯人，就其本性來說，是註定要永遠服從法國人的。塞爾維葉在論證法國“主人種族”的“權利”時，斷言說：阿拉伯人屬於低等的不能接受任何文明的種族，他們“是文明世界中的低等生物”，並且是“註定要滅亡的”。

宣傳種族主義思想體系的不僅有白色種族的帝國主義者，而且還有其他種族的反動思想家們。日本帝國主義的思想家種族主義者湯高日比野在他寫的一本教科書（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版）“日本神道論”中斷言說：日本天皇是神，日本人是神人之族，而所有其他的人們則是像“蛆”一樣的“爬行動物”。湯高日比野竭力想證明日本人的種族優越性，他寫道：日本“神聖的帝國得天獨厚，聳立於世界萬物之上，他國望塵莫及”，所有其他國家“如朝霞之易逝”。

至於說到美國和英國的反動階級，他們過去和現在都一直在宣傳所謂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主義。初看起來，可能認為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其實，事情完全不是如此。

美帝國主義的思想家們在宣傳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主義即盎格魯撒克遜人優越於一切其他民族這種思想的時候，並未把英國人算在他們認為應該稱霸世界的那個“主人階級”之內。依照美國反動思想家們看來，只有美國的億萬富

富翁和百万富翁們才堪当这个“主人階級”。美帝國主義者企圖利用盎格魯撒克遜种族主义來迫使英國人爲其利益服务。

美帝國主義的思想家們虽然大力宣傳講英語的各民族优越於一切其他民族的思想，但是他們也並不掩飾自己对英國人的那种高傲的、蔑視一切的态度，在他們看來，似乎英國人已經“退化”，已經变成“懶漢民族”了。

盎格魯撒克遜种族主义不是什麼新的現象。關於盎格魯撒克遜人优越於一切其他民族的思想，是數十年來美國和英國的反動思想家們所一直鼓吹的。約翰·費斯克，乔治亞·斯莊，約翰·貝爾澤斯，赫斯瑪，卡沙珉·吉特，赫伯特·斯賓塞等人經常往英美兩國人民的頭腦中灌輸盎格魯撒克遜人优越於一切其他民族的荒謬思想。这一夥种族主义者厚顏無恥地高談什麼全人類未來的命运將由盎格魯撒克遜人決定。

美國反動的歷史學家約翰·費斯克把美國的掠奪政策描繪成文明傳播者的使命。費斯克於1885年寫道：“有充分理由作出如下的結論：英吉利种族在北美洲殖民時期所肇始的事業註定要繼續下去，一直繼續到地球上一切至今还未領受舊文明的國家在語言、宗教、政治習慣，以及頗大程度內在這些國家居民的血統上都成为英吉利國家時为止。將來有一天，五分之四的人類會把自己的家譜追溯到英吉利人祖先，正像今天五分之四的美國居民所能作到的那样，这样的一天已經臨近了。”

另一个宣傳北美洲人种族优越的傢伙傳教士乔治亞·斯莊硬說盎格魯撒克遜人具有一种“不可超越的”精力，認為：強把自己的制度加之於全人類乃是他們独有的侵略特

性。斯莊引証宗教，宣佈美利堅種族是“最高文明”的體現者；這個種族似乎“是受命來排擠一些弱小種族，同化另外一些種族，改造其餘的一些種族，直到全人類真正地盎格魯撒克遜化為止”。

不僅帝國主義國家的思想家是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活動家也是種族主義者。英帝國主義的政治活動家約瑟夫·張伯倫依據種族主義思想體系，號召簽訂一個旨在反對所有其他各國人民的美英德同盟，以期建立盎格魯撒克遜人的霸權。

1901—1909年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爾·羅斯福是一個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者。西奧多爾·羅斯福一面煽動對其他民族的仇視，因為他們對於美國人來說似乎是一種“危險”，一面又號召採取措施來從“種族上鞏固”美國民族，從美國人中培養妄圖“稱霸世界”的“武士和統治者”，以及“強人”。

美國參議員貝維利治企圖用美國種族“優越”於世界其他民族的思想來為美國的擴張政策辯護。貝維利治說：“上帝在千年的時間內造就出講英語的各國民族來……不會僅僅是為了無謂的、懶洋洋的觀看和自我欣賞。不！它把我們造就成為精明的組織者，是要我們在混亂的世界上建立起秩序來。它賦予我們進步精神，為的是使我們能夠戰勝整個地球上的反動力量。它使我們精於管理，以便我們能夠領導野蠻的懦弱無能的各國民族。如果沒有這種力量，世界就會墜入野蠻和黑暗的狀態。所以它從所有的種族中挑選了美國民族，美國民族歸根結蒂將引導世界走向復興”。

美國種族主義的泰斗之一貝維利治的這些妄誕的論調不僅是反動的，而且是極度荒謬的。歷史事實和當今的事

件都清楚地表明：美帝國主義者不是“進步精神”的體現者，而是進步的摧殘者，是最黑暗最野蛮的反動勢力的體現者。今天，希圖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各殖民地與附屬國的人民在其民族解放鬥爭中的主要敵人正是美帝國主義者。用盡一切力量和手段扶植中國人民的叛徒蔣介石、朝鮮人民的公敵李承晚、西班牙人民的劊子手弗朗哥等一流人的反動法西斯政權的也正是美國侵略者。

現今的事件令人信服地向全世界表明：帝國主義者企圖在全世界建立的“美國生活方式”正使各國人民大眾陷於受資本主義奴役、失業、飢餓和無權利的境地。當美國的億萬富翁和百萬富翁大發橫財的時候，美國的勞動人民却連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能維持。1952年，美國完全失業的人口達三百萬人，部分失業的達一千萬人。如果再加上對一切具有進步感的美國公民所施行的殘酷的警察迫害，對所謂“有色”人民的種族歧視，私刑審判，三K黨分子的橫行逆施，摧殘職工會、壓制罷工的法西斯法案，麥卡錫以及其他反動當權分子的法西斯暴行，那就會完全清楚地看到，今天的美國頭子所企圖建立的“秩序”是怎麼樣的一個“秩序”。全世界人民從美帝國主義者所企圖在全朝鮮建立的那種法西斯“秩序”的事例中也看到了所謂的“美國生活方式”。

1945—1952年曾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在無恥地宣稱美國“在道義上有權利領導世界”的時候，他只不过是重複許多美、英種族主義者在他面前說過的話而已。

現在美國正大量出版宣傳極端反動思想的書籍。凡是談到黑人或其他民族“低能”的東西，不管是出自何時何人，統統被資產階級檢起來了。派克在1950年出版的“種族和文化”一書中，曾對種族主義的狂信者托瑪斯·皮列·貝里

在1914年所發表過的思想大吹特吹。派克在他的書中宣揚奴隸制的必要性。他寫道：“奴隸制是調處的方式之一，種族問題可以藉調處獲致其自然的解決。”

美帝國主義的思想家們一面論證美國建立世界霸權的冒險計劃，一面大力宣揚世界各國人民必須有一個“主人階級”的思想。這種“主人階級”、“階級精英”似乎就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生意人。種族主義者把這種帝國主義的“精英”說成是事務積極性和首創性的獨佔體現者，並說積極性和首創性是代代遺傳下來的，為勞動羣眾所沒有。勞動羣眾則被種族主義者說成是“保守主義的體現者”。

在美帝國主義的思想家中間還有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厚顏無恥地把地球上所有的人們分為高貴的和下賤的兩類。所謂“高貴的”人，就是那些有金元和鈔票的人；而所有其餘的人，即勞動者和一般的窮人則是所謂“下賤的”人。有一個叫皮特金的蒙昧主義者就是抱這種思想的。皮特金把人分為“高貴的”和“下賤的”之後寫道，大多數的“高貴的”人都是住在美國，這就是那些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工業巨子和大財閥們。

瞧！資產階級的科學在錢袋面前已經墮落和卑躬屈膝到了何等地步！反科學的種族主義思想就是這樣公開地、毫不掩飾地暴露其反人民的本質。

某些種族主義思想家企圖用剝削階級社會中的實踐來論證人間的階級不平等現象和種族不平等的臆說。他們這樣說：誰能發財致富，誰能撈到一批資本，誰就是天才，他就屬於“優等的”“特選”人之列。而那些辛勤勞動的、受剝削的人，則被種族主義者編入“劣等的”“低能”人之列，認為他們命中註定要永遠為剝削者服役。

这样，十九世紀的种族主义者戈賓諾和列普斯从古代奴隸主那裏所剽窃來的那种腐朽的、早为科学推翻了的思想——即認為生物現象与社会現象一致、把种族跟社会階級等同看待的思想，竟被拿來为美國妄圖統治世界者的擴張政策服务了。

* * *

宣傳种族主义，跟宣傳資產階級的“美國生活方式”和所謂“西方”文明的美國資產階級腐朽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人优越於所有其他各族人民这个臆造出來的偏見，在美英帝國主義者的意識中是如此的牢固，以至於他們把这种“优越性”看做是無可怀疑、理所当然的事情。美英种族主义者談論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优越性”就如同談論公認的真理一般。

宣傳盎格魯撒克遜人优越於所有其他各族人民这一反科学的“理論”的，除了美國的种族主义思想家以外，还有英帝國主義的思想家和政客們。英國种族主义最早的思想家之一是社会学家吉特，他还在十九世紀末葉的時候，就已宣傳建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世界霸权的思想了。吉特寫道：“在幾乎整个的北美洲和澳洲的大陸上，以及在那些歐洲人住起來最威方便的地方，到处的政权都掌握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手中。沒有任何其他的民族能把自己的地位建立得如此牢固如此穩当。他們在將來擴展的可能性是無限的，說他們將在世界史上起主導作用，这样一个結論在我們看來是不可避免的。”①

① 吉特：“社会進化”，聖彼得堡，1897年，第254—255頁。